

# 喜歡男性衛士

## 江青艷史之十七

● 劉昌博

### 老毛糟蹋渾身疲累

江青在批判「武訓傳」電影的旋風中，嶄露了崢嶸的頭角，贏得了毛澤東的讚賞，正要擴展她的政治野心之際，天不從人願，她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又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輕。

自古英雄就怕病來磨，病魔逼得江青由前台退居幕後，其原因是終日渾身發燒，時高時低，晚上失眠，頭腦昏昏沉沉，思緒無法集中，特別是下腹不時疼痛，陰道發炎，流混濁的膿水。

經毛澤東的「御醫」們會診，這一回，她倒是真的病得不輕，除了患慢性膽囊炎，還有難以啟齒的婦科毛病。

北京的「御醫」們說：她患的都是慢性的毛病，是積勞成疾，性生活失調的結果。外科醫師說：要根治很容易，只要把膽囊和子宮割除，保證很快就治癒了。

江青聞言大發脾氣，怒罵這些醫師自封是「御醫」，其實是一群「愚醫」，共產黨

人要搞革命，要搞鬥爭，要在朝鮮半島和美帝打仗，身上沒有「膽」怎行？

尤其叫她惱火的，她身上的什麼器官都可割掉，就是「子宮」不能割掉。自古的妖姬艷后，擅寵專房，哪一個不是靠性愛起家？像她那樣的虎狼之年，沒有了子宮，等於劍俠廢除了武功，等於名伶倒了嗓子，無異是結束了生命。

何況，她若沒有了子宮，怎能享受性生活？怎能挽住毛澤東的花心，最後肯定丟掉紅朝第一夫人的寶座，必然會被毛澤東打入「冷宮」！

爲了根治一身的毛病，江青相信蘇聯醫師的醫術及其醫院的設備，她堅持要去莫斯科動手術。毛澤東認爲北京的醫院醫師，一樣也能治好她的病，兩人爲此爭論不休。

「都怪蔣介石和你，害我生了這一身的毛病！我恨死你們兩個冤家對頭！」江青堵起嘴氣憤地說。

「此話從何說起？」毛澤東納悶地問。「我的身子原本好好的，都是你們兩人

折磨壞的，糟蹋成病的！」江青振振有詞的說：「不怪你們，怪誰嘛？」

「說不出個道理來，看我今晚怎麼對付妳？」

「我恨蔣介石的道理很簡單。」江青咬牙切齒，餘怒未消地說：「你該記得五年前（一九四七）三月十三日，蔣介石命令胡宗南調動二十三萬人馬，兵分兩路，向延安發動猛攻。哪天出動五十多架飛機，整天輪番轟炸，一顆炸彈就落在院子裡，爆炸聲地動山搖，門窗玻璃全部震碎，滲有硝煙的氣流，像颱風一樣沖進來，密洞受到震盪和衝擊，牆上壁土剝落，嗡嗡作響，李訥嚇哭了，我們險些被炸死。」

「妳說得有些道理！我跟妳有同感！」  
「豈止有些道理！」江青受到毛澤東的鼓勵繼續說道：「你記得嘛！以後轉戰陝北，前半年最辛苦、最緊張，蔣介石的十幾萬大軍，晝夜不停地追擊我們，先後搬過十二個縣，三十七個村鎮。有一次胡宗南的部將劉戡率四個半旅猛攻過來，橫在前面的黃河

支流——蘆蘆河，河水暴漲，我們的紅軍拆了附近一座廟宇的樑柱門板，連接幾十個羊皮筏做成浮橋渡河，我險些落水淹死。以後，我們風餐露宿，在地面上有敵軍炮火的轟擊，在頭頂上有敵機的炸射，每天饑寒交迫，經常跟死神擦身而過。你說，我怎能不恨死蔣介石？」

「嗯！蔣介石確實可恨！哪妳為何又要恨我呢！我們是患難夫妻呀？」

「怎不恨你！」江青怨忿交集，嬌嗔萬狀的說：「你呀！天賦異稟，精力充沛，在哪樣的惡劣境況下，生命朝夕不保，我已驚嚇過度，渾身疲累不堪，你呀卻有性趣在晚上逼著我「幹哪碼事兒」，當時你身邊只有我一個「女同志」，沒有人來「分勞」，試想身子怎不被你糟蹋成病？折磨壞？能不怪你嗎？」

「我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「長征」的老同志說：賀子珍大姐的身子原是很好的，在長征的途中，也是遭蔣介石的飛機大炮日夜的窮追猛打，及你無休止的需要糾纏搞壞了的。而今，她可以到蘇聯治病療養，你卻不准我去！公平嗎？……。」

毛澤東被江青說得啞口無言，只得同意了她的要求。這樣，一九五二年八月，她飛往蘇聯，又住進莫斯科郊區的史大林別墅。

### 養尊處優慵懶懶

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，也是她在莫斯科

醫院的蘇聯醫師動手術治療「子宮」的哪天，史大林去世了。她當時悲痛萬分，醫師和護士們以為她是在悲痛「偉大的太陽，親愛的鋼」殞落了，實則是在悲痛她的「子宮」有一部份被割除了。

她在蘇聯養病，一養就是一年多，直到一九五三年秋天才回北京。

回國之後，她繼續休養了一段時間。這時的江青，已是一副養尊處優的派頭，她變得有些嬌了，房間裡裝了電鈴，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人去侍候，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，都喜歡叫人進臥房代勞，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，是一種身分和新生活的證明。

令人奇怪的，她不叫保健護士去代勞，偏偏要叫俊挺強壯的男性衛士去侍候。

有一次，她又按電鈴，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臥房，江青慵懶慵懶的說：「把暖水袋給我拿來！」憨厚的張天義一看，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的床上，只須欠欠身子就可拿到手。但，她卻寧願按電鈴下命令，也不願欠欠身子。

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，他事後對人抱怨說：「……過去我們做事，江青常說：『不用，不用，我自己來，我自己能做。』現在呢！越來越習慣於指手劃腳，你去幹什麼，做什麼的……。試想，一個大男人在臥室裡，給一個年輕女子遞這拿哪的，有時是衛生紙和內衣的……。我這個摸刀弄鎗的粗漢子

，笨手笨腳的，唉……。」但，有的人笑他不解風情，不會揣摩女人的心理，所以永遠爬不上去，連一個侍衛長也沒幹上。

她不常住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，而是住在北京萬壽路新六所。那新六所，是一九五〇年新蓋的六幢小樓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毛澤東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朱德及任弼時，每家一幢，另一幢是工作人員居住。

由於，江青的子宮割除了一部分，她自己的性趣雖然依舊濃厚，但，毛澤東對她卻性趣缺缺，有些厭倦。像當年從「長征」初到延安時，對身體病弱不堪的賀子珍那樣，不理不睬，很少同床「辦事」。

### 閒得無聊與狗同榻

江青閒得無聊，她轉變了嗜好，最初的愛好是看電影，尤其是進口的美國色情片，專為弄來給她看，有時一天看兩三部。要不然就找衛士打撲克牌或跳舞，也看點小說。

這些玩厭了，先是養貓，後來喜歡飼養狗，養了一隻雄性的北京狗，形影不離，晚上和狗兒同榻睡覺，親如密友。據說：那隻狗兒乖巧，通人性，牠會善體人意，用牠長長的舌頭，舔女主人的敏感部位，以致江青每晚都離不開牠。

就在她小病大養了兩年之後，靜極思動，忽地又搞出一場風暴，大大地出盡風頭。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，山東大學校刊「文史哲」，發表了署名李希凡，藍翎的文章

「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」批評了俞平伯的「紅樓夢簡論」。

一下子，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：

俞平伯，中國的「紅樓夢」專家，研究「紅學」的權威人士，北京大學教授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，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地位。

兩個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，讀了俞平伯的「紅樓夢簡論」，不以為然，他們著手寫文章，批評俞平伯。

江青讀過的小說不算多，但是「紅樓夢」卻讀過好幾遍。她曾對美國記者羅斯·特里爾說過：

「紅樓夢一書，我讀了多少遍記不得了，大概七遍以上。到延安之前看了三次，一看到林黛玉死，就傷心痛哭，看不下去，太慘了。毛澤東主席批評我，妳這麼不成話，一本書都看不完。不過說老實話，後面的文字也確實不好，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……」

江青很有興味地讀了李希凡、藍翎的文章，大為讚賞，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澤東看，他看後也認為不錯，建議「人民日報」予以轉載，他讓江青出面，轉告「人民日報」。

於是，江青給「人民日報」社打了電話。九月中旬，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，林默涵和「人民日報」總編輯鄧拓等，在報社恭候江青的到來。

江青帶來了「文史哲」第九期，說毛澤東主席很重視這篇文章，希望「人民日報」予以轉載。周揚認為該報轉載這樣的文章不合適，建議改由「文藝報」予以轉載。

於是，「文藝報」第十八期轉載了李希凡、藍翎的文章，還加了由主編馮雪峯所寫的編者按語。

十月十六日，毛澤東就批俞、批「清宮秘史」、批「武訓傳」，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人士寫了一封信。

毛澤東的信，以雷霆萬鈞之力，著實給周揚等人，猛搗一記巴掌。

才過了一天，十月十八日，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織就召開會議，要貫徹毛澤東的指示。

十月廿八日，「人民日報」發表「質問文藝報編者」一文，嚴厲批評「文藝報」。

由於，有江青在幕後操縱，緊接著，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，聯合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，一致通過要切實貫徹毛主席的指示。

### 批判俞平伯與胡適

於是，在全國的範圍內，掀起了批判俞平伯「紅樓夢研究」的運動。

由俞平伯又牽涉了胡適，全國又開展對胡適思想的批判。

由於，胡適寫有「紅樓夢考證」，及「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」等文章，江青為

了批判俞平伯和胡適、周揚等人，她又重讀了「紅樓夢」。

她讀到第七十回：「老學士閒徵黛玉詞，痴公子杜撰芙蓉詩」，她讀了賈寶玉的「黛玉詞」，仿似讀了林黛玉的「葬花詞」一樣的傷悲；兩詞前後輝映，情真意切，不知感動了幾多痴心人兒，江青的記性好，能全詞背誦出來。

恆王好武兼好色，遂教美女習騎射；

穠歌艷舞不成歡，列陣挽戈為自得。

眼前不見塵沙起，將軍倩影紅燈裡；

叱咤時開口舌香，霜矛雪劍嬌難舉。

丁香結子芙蓉綠，不擊明珠繫寶刀；

戰罷夜闌心力怯，脂痕粉漬污絞綃。

當江青唸到下面的字句，深深的欽佩哪

位山東俏妞——黛玉將軍林四娘的勇氣，其忠

心報主的志節，千古美談，可奇可嘆。這位

姿色既美，武藝更佳的巾幗英雄，她的故事

真有點像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——「雙鎗女俠」賀子珍。江青感佩不已，於是又繼續唸下去：

明年流寇走山東，強吞虎豹勢如峰；

王率天兵思剿滅，一戰再戰不成功。

腥風吹折隴中麥，日照旌旗虎帳空，

青山寂寂水嘶嘶，正是恆王戰死時。

雨淋白骨血染草，月冷黃昏鬼守屍，

紛紛將士只保身，青州眼見皆灰塵。

不期忠義明閭闔，憤起恆王得意人。

林四娘是恆王的寵姬，恆王當時鎮守青

州（今山東省臨淄縣），江青是諸城人，和臨淄相距不遠。據說林四娘又是諸城人，跟江青是小老鄉，故此她對這位小老鄉，哀感頑艷的事蹟，倍覺親切，彷彿帶着她和賀子珍、楊開慧的影子。

恆王得意誰最行？婉嫺將軍林四娘；  
號令秦姬驅趙女，穠桃艷李臨疆場。  
繡鞋有淚春愁重，鐵甲無聲夜氣涼，  
勝負自難先預定，誓盟生死報前王。

賊勢猖獗不可敵，柳折花殘血凝碧；  
馬踏胭脂骨髓香，魂依城郭家鄉隔。

星馳時報入京師，誰家兒女不傷悲；  
天子驚慌愁失守，此時文武皆垂首；

何事文武立朝綱，不及閨中林四娘。

我為四娘長歎息！歌成餘意尚徬徨！

江青讀罷「婉嫺詞」，被家鄉的先賢林四娘的忠貞事蹟，感動得淚水直淌，彷彿一個淚人兒，毛澤東在一旁看了冷笑道：「沒出息，看小說也哭，幹嘛替古人掉眼淚，有此必要嗎？」

「林四娘是我的小老鄉嘛，她的哀艷事蹟，彷彿隱約有你前妻楊開慧、賀子珍和我的影子。」

「此說怎講？」毛澤東訝然地問。

「在這一首詞中說：恆王好武兼好色！

江青狡黠地說：「你呀！遠比恆王更好色，所不同的是古代的恆王被山東的流寇殺死，而你在蔣介石眼中是個大流寇，但你卻成功了。可是，你身邊的女人則倒楣極了，楊

開慧幫你「造反」，不幸遭國民黨逮捕槍斃。曾經為你出生入死兩次，救你性命的賀子珍，在「長征」途中，被你搞出一身毛病。我呢？陪你轉戰陝北，也被你折磨得一身病痛。賀子珍可去蘇聯養病，你卻不准我去治療，未免太偏心了！」江青說罷了，傷心地哭出聲來。

「好了，別哭了，你們女人的眼淚真厲害，算我屈伏，你就再去蘇聯治病吧！」

「謝謝老板的恩情！」江青破涕為笑，忽地想起一個疑問：「老板，我真搞不懂，紅軍『長征』到陝北，為何要選擇鳥不生蛋的延安作為中共中央的首府？」

「妳有所不知！」毛澤東得意地說：「明朝末年有兩股大流寇，不！是兩個了不起的農民起義英雄，張獻忠和李自成，妳知道他倆人是何許人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江青搖頭說。

「張獻忠是道地的陝北延安人，而李自成也是陝北米脂縣人，它在延安東北的無定河畔，這兩個陝北人『造反』都很成功，雖未曾一統天下，但都曾一度自立為皇帝。

陝北是農民起義的發祥地，我選延安為首府，依據歷史淵源，必然成功，我現在不是成功了嗎？」

「自古我的老家流寇就很多，恆王就是被流寇，不！是被農民起義英雄打敗的，『水滸傳』上的梁山泊，也是在山東境內。為何不『長征』到山東來？」

「山東的戰略位置，確實比陝北好很多，北控北平和天津，南窺南京和上海，依山面海，形勢險要。」毛澤東侃侃而談：「不過，紅軍『長征』了二萬五千里，只剩下兩萬多人馬，疲敝不堪，怎能越過山西，河南兩省，打到山東來啊！不談這些了，妳準備去莫斯科治病吧！」

於是，江青擱下批判俞平伯，胡適有關「紅樓夢」的圍剿風暴。她第三次飛往蘇聯，住在莫斯科郊區原史大林別墅治病。

### 病痛纏身減少浩劫

經蘇聯醫師認真檢查後，只懷疑江青可能患了子宮頸癌腫，但不能確診。蘇聯醫師說：「在沒有確診之前，我們不能亂動手術，因為，我們有職業上的道德，不能把病患當做『實驗品』，像你們中國外科醫師為了賺錢，往往給病患亂開刀。何況，子宮於年輕女人是那麼重要，為了往後的性生活，必須審慎處理。」因此，蘇聯醫師建議她休養一段時間，再進行觀察。

其實，江青也不願因疑似癌腫，而把子宮割掉。她耐住性子在蘇聯住了一些日子，仍不能確診，江青無奈，只得回國休養。

回國之後，國內的醫師又對她的病進行會診，結論是「子宮癌腫」，建議她作子宮切除手術，這樣可以達到根治的目的。

「一個女人怎能沒有子宮！」江青堅決反對說：「難怪蘇聯醫師說我們中國醫師缺

乏醫德，罔顧病患的權益，動輒亂開刀，不知害慘了多少人？」

不能作子宮切除手術，那就只好進行放射治療，為此，江青吃了大虧。因採用放射治療，致使全身虛弱，白血球減低，出現許多後遺症，使她療養好長一段時間。

從另一個角度，也未嘗不是好事一樁，因她病痛纏身，身子虛弱，一切「批判」風暴停擺，使「文化大革命」延緩了十年才發動。否則，她不知要搞出多少整人的「運動」？不知有多少人頭要提早落地？病痛至少使她少做了許多壞事，中國人也減少了一些「浩劫」。

不過，她總以為蘇聯醫師的醫德和醫療技術比中國高，她需要到莫斯科進行放射治療。

於是，中國醫師帶著她的病歷及病理切片，專程飛往莫斯科，作放射治療。最後，蘇聯醫師歡迎她前去治療。

### 召程硯秋別墅作客

一九五六年春天，江青身上的各種怪毛病，像原野的草木一般併發出來，於是，她又第四次浪費大陸人民的血汗錢，帶著大批隨從前往蘇聯治病。

她隨行的私人秘書有兩人，中蘇各一人，抵達莫斯科仍住史大林別墅。湊巧，這時中共有一個藝術團訪問蘇聯，團員中有「四大名旦」之一的程硯秋，江青叫其私人秘書

電召程硯秋單身到別墅作客，再三關照不能讓外界知道。

江青獨自在客廳接見程硯秋，見他體型高大，容貌俊俏，舉止儒雅，彷彿臨風的玉樹。江青滿心歡喜，連連誇讚他的表演藝術自創一派，造詣在梅蘭芳之上。且起身挨近身旁，要程硯秋清唱他拿手好戲「荒山淚」。

程硯秋礙於她是「第一夫人」的情面，只好勉為其難地清唱起來。江青聽得出神，看的心蕩，竟忘情地跟著和唱。別墅內的蘇聯醫務人員、警衛員、司機、女傭、秘書及中國廚師等，都在房窗外偷看一個大男人唱著少女般嬌柔婉約女人腔調的歌聲，看的入迷，不肯走開。

這些偷看的目光，妨礙了江青進一步親近程硯秋的企圖，好似到嘴的熟鴨子飛走了般的失望。她送程硯秋後，回頭大發脾氣，狠狠地吧那些偷看偷聽的人痛罵一頓。

她在療養期間，嫌帶來的隨從人員不解風情，特親自從留學生中，挑選出三名俊俏體健的男生。輪流侍候。泰半時間是陪她觀看歐美的限制級色情片，當然看片時，需要秘書翻譯。此外，她喜歡年輕秘書陪她打橋牌或跳舞，她最愛跳慢節奏的「華爾滋」，緊摟貼臉，放浪形骸，作為進一步「親熱」的前奏曲。

江青住史大林別墅，埋怨蘇聯黨政要員沒有來接待，是對她這位「中共第一夫人」

不夠禮遇，嘖有煩言，經中共駐蘇大使館轉達後，當時蘇聯的最高黨政要員赫魯雪夫、莫洛托夫、馬林可夫、卡岡洛夫等四人，聯名在克里姆林宮一間中型客廳宴請她。

席間，曾在聯合國大會脫下皮鞋，猛敲議事桌的赫魯雪夫對江青說：「聽說妳拍過很多電影，很會演戲，歡迎到莫斯科電影學院深造。」

江青冷漠地回答：「我的身體不佳，不可能再當學生。」

赫魯雪夫再問：「請問妳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

當眾問女人的年齡，是頗不禮貌的，因此，江青面露不愉之色：「我嘛！不大不小，三十七歲了！」其實她那年已四十二歲，足足隱瞞了五歲。

江青回到別墅，既抱怨又惱火：「太看不起我了！我的身份明明擺在這裡，還要我當學生，當眾問我的年齡，太粗魯，真不懂國際禮儀！」一氣之下，縮短療養日程。打算提早回到北京。

蘇聯醫師知道她是毛澤東夫人，勸她再住三個月就可治癒她的病，於是她只好耐住性子留下。經過鉅額放射治療，三個療程順利地進行，把她的子宮頸瘤徹底治好了。而且並未開刀切除子宮，於是，她更相信，「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」，外國醫師比中國的高明。

經過療養，江青的白血球數，也回升到

五千。

經過複查，她已經康復，可以回國了。

### 引不起老毛的性趣

在回國前，江青請教醫師如何預防子宮頸瘤腫惡化的問題，醫師詳細告訴她：在一年之內要「節慾」，不能和「老公」同房。江青馬上乾脆地答道：「我們早就不在一塊了，我同毛澤東同志是政治夫妻。」

其實，江青和毛澤東感情的淡漠，從她患了婦科病就開始了，她上次動過子宮頸手術後，毛澤東便不曾跟她同房過。

毛澤東和江青分居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江青的婦科毛病治不好，她在「性藝」方面的修為，也無法挽回毛澤東對她的「性趣」。

毛澤東是個精力充沛，性慾強烈的男人，江青既已引不起他的性趣，在每晚幾乎離不開女人的他，只好另謀發展。

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，聯合國大軍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率領下，在仁川港實行兩棲登陸，開始反攻並收復漢城，截斷了業已深入南韓的中共志願軍的後路，軍情十萬火急。中共抗美援朝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，急忙趕回北京搬救兵。那時，毛澤東晚上工作，娛樂，白天睡覺休息，不接見訪客。

一天上午，彭老總來到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的官邸，被衛士擋住，不得而入。彭老總心急如火燎地在外等了一個多小時，仍不知道毛主席何時起床。

彭老總實在等不及了，一把推開阻擋他的衛士，闖進寢宮，卻傻了眼，發現毛澤東正摟著一個年輕女護士睡覺，赤裸裸地粘扭在一起，香夢正酣。彭老總只得轉身退了回去。

天啊！百萬大軍被截斷在南韓，聯軍快要渡過鴨綠江啦，毛主席卻在大白天摟住小姑娘在睡覺，比當年張少帥的「瀋陽已陷休回顧，再抱阿嬌舞幾回」還荒唐啊！

### 看在眼裡氣在心裡

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，韓戰停戰協定正式簽字，打成平手，中共抗美援朝志願軍陸續回國。其中，由一批綺年玉貌女孩子組成的「志願軍歌舞團」隨軍回到北京。毛澤東下令把她們編入中央服務局，改稱為「中南海歌舞團」。這一批純潔又愛國的俏麗姑娘，每個晚上輪流陪伴毛澤東等中共要員跳舞，飲宴，倘被看上了，就得陪毛澤東睡覺，成為發洩性慾的工具。

江青看在眼裡氣憤不已，暗怨自己的婦科毛病治不好，難以挽回毛澤東的花心。於是，為了眼不見心不煩，只得離開北京，到各地去旅遊散心。

她往全國各地「行宮」調養和旅遊，大約春天到杭州，夏天去北戴河或青島，秋天往上海，冬天南下廣州避寒。

各地「行宮」滿眼皆綠色，牆壁是綠的，室內的地毯、沙發、窗簾及檯布皆是綠的

，連廁所的馬桶也是綠的。

這與江青喜吃蘋果有關，特愛蘋果的綠色。她從影藝名原想取名「綠蘋」，因「綠」字的字音不響亮，而「藍」色近乎綠色，乃改作「藍蘋」。後來她到延安跟毛澤東「定情」時，給她改名「江青」，寓有「青出於藍，而勝於藍」，今勝於昔之意。

筆者於三年前的春天到大陸旅遊，住杭州西子賓館，它是由以前的「汪莊」改建為江青和毛澤東的「行宮」之一，他們在杭州的另一「行宮」，則是由「劉莊」改建的西湖賓館。

西子賓館位於西湖濱畔，雷峰塔右側，以前是禁區，現今大門仍有警衛駐守，範圍廣大，從大門至館內的兩旁，種植有法國梧桐，綠蔭夾道，曲徑通幽，別有洞天。

賓館是由六、七幢房屋組成，錯落於花園內，現在一部分改作觀光客住的賓館，大部分則作為中共高級幹部短期講習或集會場所。毛澤東和江青住的哪一幢，有武警守衛，不准觀光客靠近。

每幢最大的特色，除設備豪華外，內外牆壁全是綠色，與園內的青青草坪，湖中的萬頃綠波，配襯蒼穹的藍天碧雲，綠意盎然，恍如仙境。

賓館的餐廳，像一個大型禮堂，位於靠山坡哪一邊，廳內的女服務生，莫不年輕貌美，彬彬有禮。最使中外觀光客讚賞的是其廚師燒的菜，道地江浙口味，鮮美可口極了

，據說主廚師傅是江青時代的「御廚」之一。江青於四十年前，來到這裡療養時，她經常頭痛或肚子不舒服。醫師勸她注意飲食，食在精不在多，尤其要吃些補品。

於是，她除服用中西醫開列的補藥，做到「食不厭精、膾不厭細」，魚類酷愛吃鱸魚、桂魚、鮭魚、鰻魚及龍蝦，必須鮮活生猛。肉類最愛吃鮮嫩的「童子雞」，剛要變聲約一斤半重的才是上選。

至於，蔬菜水果的樣式，每日變換，色香味及營養皆要顧及，上桌的菜餚很多，但她怕吃多了發胖，每樣只吃一點兒，做到「精吃」的極致。

### 精神亢奮的夜貓子

這一時期，她白天療養像隻病虫，晚上卻是精神亢奮的「夜貓子」，每晚要看戲，看A片，參加跳舞會後，還要偷吃「童子雞」。

她雖是生活在以「農工專政」的社會制度環境裡，但其奢侈豪華的享受，卻早已遠離貧窮落後的農工大家，只有清末慈禧太后，及菲律賓已故總統馬可斯夫人伊美黛，差可比擬。不過，在她未垮台前，鮮為人知而已。

一九五六年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，決定正式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秘書，當時她是「五大秘書」之一，另四位秘書是陳

伯達，胡喬木，葉子龍及田家英，陳伯達和胡喬木為政治秘書，葉子龍為機要秘書，田家英為日常秘書，江青為生活秘書。

在提名江青時，毛澤東曾表示反對，說江青不適當，因為，毛澤東自從她患有子宮癌腫後，對她性趣缺缺，經常在外「偷腥」，不願江青干涉他的私生活。但，常委們不知內情，經過討論，認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還是江青擔任比較適合，方便。

江青被正式任命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，就成為副部長級的上級幹部。

這時的她，其「心腹之患」，仍是婦科的疾病，她擔心放射治療不徹底，害怕癌腫轉移或擴散，她沒有心情和精神插手政治，以療養為重。春天在前述的杭州西子賓館療養，炎夏，她北上北戴河避暑，下榻於中浴場一號平房。她在那裡打橋牌，溜狗，散步，游泳。與眾不同的是，別人下海，要麼赤足，要麼披著一雙拖鞋，在沙灘上來回走動，炫耀身裁。而江青總是穿一雙薄薄的軟底鞋，一直走到海水跟前，才把軟底鞋脫下。這是因為她的右腳比普通人多長了一個腳趾，她不願意給別人看到。

她到浴場很少下海，因為，她只會「狗爬」式，姿態不雅，但她穿著泳裝的曲線，倒是優美的。

冬季，她去南方療養，要麼住上海或廣州。她對住處的要求頗為苛刻，佈置的色澤

以蘋果綠為主。此外，她怕聲音，據說她怕雜音會影響睡眠，下榻之處要絕對的安靜，甚至連席夢思床墊在她翻身時，也不能發出半點聲音。

當然，在夏天，她的住處四周的樹上，更是絕不允許有蟬鳴聲，更不能有黃鶯兒的啼叫。她的臥室內，不論春、夏、秋、冬，一律要保持攝氏二十二度，不可高一度，也不能低一度，真是嬌貴啦！

經過療養，她因放射治療造成白血球減少，雖略有起色，但，她的急性膀胱炎和慢性膽囊炎，卻時有發作。由於，她對於疾病的過度恐慌，疑慮，又導致了神經官能症。

### 從病魔陰影中走出

她時時電召專為高幹服務的醫師們，今兒會診，明兒為她進口藥品，她成了「病西施」與藥罐子。

江青聽說上海有一位太極拳專家發明了「體育療法」，可根治痼疾。這位專家名叫顧留馨，他教過賀龍、葉劍英，鄧穎超和宋慶齡，都說很有神效。於是，江青在上海時，便請顧留馨教太極拳。

據顧留馨回憶，江青打太極拳的動作近乎舞蹈。不過，她倒很守時，總是準時前來學拳。這樣的體育療法，使江青的體質加強，她的急性膀胱炎及慢性膽囊炎，不藥而逐漸痊癒。

在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，毛澤東在中共

中央工作會議上有感而發，提倡老年人打太極拳。由於，江青的從旁鼓吹，一時間，向顧留聲學太極拳的高級幹部，紛至沓來。

江青學打太極拳，嘗到「體育療法」的甜頭，於是，她打乒乓球，打台球。哪時，韓戰後遭到國際孤立的中共政權，開始從事「乒乓外交」，江青也投身於乒乓球熱之中。她早在上海當演員時就會打乒乓球，她常抽球殺球，球技頗「凶」，屬於「進攻型」。這麼一來，江青進入六十年代，漸漸從病

魔的陰影中走出來。這時，她又接受上海醫師的建議，進行「文化療法」，看戲，看电影。

「體育療法」和「文化療法」，雙管齊下，持之以恆，果然奏效，江青經再三檢查，癌症的警報解除。她舒了一口氣，不僅體力增強，心情也好起來，精神振奮，容光煥發了。於是，她的自信心恢復，企圖心旺盛起來，她要從政治舞台的後台走向前台，「文化大革命」就是這樣搞起來的，中國文物

遭了殃，千萬人頭落了地。

這時，她正值「虎狼之年」，對性的企圖心跟著旺盛起來，爲了暗中報復毛澤東的濫情和「花心」，她不但要恢復抑制很久的性生活，而且還要追求每次都能歡暢的「性高潮」。於是，她病癒後，所搞出的「文革」運動，籌組了「四人幫」，攀登上權力的最高峰，同時生理上也滿足了「性高潮」，艷聞頻傳，她生命的另一個春天來了。（未完待續）。



①紅學專家受到江青批判的北京大學教授俞平伯九十歲時在寓所留影。

②在莫斯科史大林別墅受江青召見的平劇名旦程硯秋(左)與梅蘭芳(右)。

